

冯梦龙 编著
魏同贤 校点

警世通言

足本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世通言/冯梦龙编著;魏同贤校点.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643-966-8

I. 警... II. ①冯... ②魏... III. 话本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46 号

书 名 警世通言

著作权人 冯梦龙编著 魏同贤校点

责任编辑 陈晓清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号 邮编 223001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966-8/I·205

定 价 17.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左传·襄公四年》所载：“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人生价值的目标，处在明代末年的冯梦龙，自然也摆脱不掉这条古训的束缚。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冯梦龙有哪些不朽吧。

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卒于南明隆武二年，也即清顺治三年(1646)，他的七十二岁的生命途中，恰好经历了明代社会分崩离析，朱明王朝走向终结的全过程。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儒家的虔诚信徒，他有治世的抱负，文化的修养，可是往往脱离传统步履的轨迹，丝毫谈不上立德的。从立德的角度讲，他的政治理想不为封建阶级采纳，他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步履，往往与传统相悖，以致当时的科举制度竟然没有给他提供一条通向仕途的康庄大道，终其一生，连举人的台阶都没有攀登上去，不得不循例于崇祯三年(1630)入国学，成贡生，并于次年就任丹徒训导，又循例于崇祯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四年一任，于崇祯十一年任满卸职，返乡隐居。他在知县任上为那个偏远的山区做了几件有益于百姓的好事，如禁溺女婴、剪除虎害、改革黄册、惩办恶霸等事，但是，这都不过是作为一个封建循吏所能做到的平常事，这虽能给平民百姓带来一些小惠，可也谈不到什么不朽的业绩，故而讲不到什么立功。最后只能看他的立言了，尽管是“立言为下”，这倒是冯梦龙的强项。文从简说他“早岁才华众所惊，文场若个不称兄”(《冯梦龙》)，王挺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挽冯梦龙》)，分别从文才和勤奋两个方面对他颂扬。确实，仕途的淹蹇，观念的偏离，却造就了冯氏文学上的辉煌。在这方面，我们无暇细述，只有列出一个简单的目

录,就足以使他雄视千古了。

属于经学(包括哲学)方面的著述有:

(1)《麟经指月》,十二卷,泰昌元年刊。有梅之焕、冯梦龙序,冯氏《凡例》十条和便记歌诀。按冯氏《麟经指月发凡》:“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笈,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颇为同人许可。顷岁读书楚黄,与同社诸兄弟掩阅卒業,益加详定,拔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非敢僭居造后学之功,庶几不愧成先进之德云耳。”是冯梦龙积二十年之学习而纂成的一部著作,目的在于生员作科举的参考。《福宁府志》、《苏州府志》均作《春秋指月》,误。

(2)《春秋衡库》,三十卷,附录三卷,备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天启五年(1625)本,有李长庚序和冯氏《发凡》十则、附录为《列国始末》、《各传序略》和《两周事考》(春秋以前事)。编纂日的仍然“以功利为主”(《发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安国)《传》为主,杂列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以《经》所未书,《传》说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3)《四书指月》,今存《论语》六卷、《孟子》七卷,明末刻本。原有陈仁锡序,今缺。此书亦为科举用书。

(4)《春秋定旨参新》,三十卷,明刊本。

(5)《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别本春秋大全》,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捃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书未见。王重民氏疑该书即为书贾改头换面之《春秋衡库》。

史学(包括方志)方面的有:

(1)《甲申纪事》,十三卷,包括《甲申纪闻》、《绅志略》、《燕都日记》。有冯氏自己的记、文、诗,也有他人的著作和当时的揭贴、塘报等,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作为和明代遗臣的表现,也直率地反映了冯氏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

(2)《中兴实录》,一卷,有序(残文),有南明弘光元年(1645)刻

本,多收大臣奏章。

(3)《中兴伟略》,一卷,附在《精刊补注详解纲鉴历年捷报》之后,有隆武二年刻本。

(4)《中兴从信录》,《清代焚毁书目》著录,采取揭贴、塘报、杂记,分为仁、义、礼、智四集。书未见。

(5)《纲鉴统一》三十九卷,论题一卷,有黄道周崇祯十五年(1642)序。

(6)《寿宁待志》,二卷,原书存日本。有冯氏《小引》。卷上分疆域等,卷下分里役等,共二十八目,附旧志考误。不但记录了寿宁的沿革、疆域、民俗、吏治,且保存了冯氏的一些诗文。

文学方面的有诗集:

(1)《七乐斋稿(集)》,见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十一:“有《七乐斋稿》。”《苏州府志》说:“冯梦龙《七乐斋集》。”今不见。

(2)《游闽吟草》,一卷,见徐燊序。

有散曲集:

(1)《宛转歌》,今不见。

(2)《太霞新奏》,十四卷,有天启年间刻本,为散曲选辑集,前十二卷为套数,后二卷为杂曲、小令。有评语。

有词谱:

(1)《墨憨新谱》,未完稿,未刻,其内容已收入沈自晋《重定南九宫词谱》中。

有小说:

(1)《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四十卷四十篇,篇二图。绿天馆主人序。刊于天启年间,有天许斋本。

(2)《警世通言》,四十卷四十篇,篇二图。天启四年甲子(1624)无碍居士序。有金陵兼善堂刊本。

(3)《醒世恒言》,四十卷四十篇,篇二图。天启七年丁卯(1627)可一居士序,有金阊叶敬池刊本。

以上三书,有少量冯氏创作,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但多数为“宋元旧种”。

(4)《智囊补》，二十八卷。据冯氏序，知他在天启六年丙寅（公元1626），居蒋氏三径斋二月，辑成《智囊》，受到人们的称赞，复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在赴闽任寿宁知县之前，重加增定，并和张我城在松陵舟中写成序文。有明刊本。

(5)《情史》，二十四卷，又名《情史类略》、《情天宝鉴》。有明刊本，常见的是清芥子园藏版。有冯氏和詹詹外史序。全书八百七十多则，选自历代笔记和其他著作。

(6)《古今谭概》，三十六卷，明叶昆池刊本，梅之焕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分类汇辑古事以供谈资，然体近俳谐，无关大雅。”梅序说：“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可见也是一部颇为诙谐的史传、杂录故事选辑，少数属冯氏创作。共选作品二千三百多条，析为三十六部，每部有总评，文后有评语。

(7)《古今笑》，三十六卷，墨憨斋刻本，有韵社第五人序。李渔《古今笑史序》说：“是编之辑，出于冯子犹龙，其初名为《谭概》，后谓其网罗之事，尽属诙谐，求为正色而谈者百不得一，名为《谭概》而实则笑府，亦何浑朴其貌而艳冶其中乎！以《古今笑》易名，从时好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唯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可知与《谭概》的渊源关系。

(8)《笑府》，十三卷，有冯氏自序。全书分十三部，部首有小序，有评语。

(9)《广笑府》，十三卷，有冯氏自序。

(10)《太平广记钞》，为《太平广记》选本。加评语。天启六年（1626）李长庚序刻本。今中州书社已有标点排印本。

(11)《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三卷，中篇传记小说。原刻存日本，今所见者为日本庆应元年（1865）弘毅馆刊本。

(12)《新列国志》，一百八回，明金闾叶敬池刊本，有图。为冯氏据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增编，将原本八卷约二十八万字，扩改为一百八回约七十六万字的巨著。书存日本内阁文库。

(13)《增补三遂平妖传》，或称《新平妖传》，四十回，有张无咎

序,泰昌元年(1620)嘉会堂刻本。据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增补而成,原书二十四回,增为四十回。书存日本内阁文库。

(14)《燕居笔记》,十三卷。何大抡有《增补全相燕居笔记》十卷,冯氏增补十三卷,有清初刻本。题“明叟冯梦龙增补,书林余公仁批补”,内容主要为文言短篇,间有白话短篇。

(15)《两汉志传》原书未见,叶敬池《新列国志》梓行识语中说道:“墨憨斋自撰《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刻脍炙人口,今复订补二书,本坊恳请先镌《列国》,次当及《两汉》。”

(16)《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与袁无涯共同校对删削附以杂志、遗事。

戏曲有墨憨斋定本传奇:

(1)《双雄记》,又名《善恶图》,二卷,冯氏撰,明刻,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内容演丹信、刘双故事。

(2)《万事足》二卷,冯氏撰,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二集。

(3)《三报恩》,二卷,有崇祯年间刻本。题“毕万侯撰,冯梦龙改定”。

(4)《风流梦》,二卷,有明末刻本,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题“汤显祖撰,冯梦龙改订”。

(5)《永团圆》,二卷,有乾隆刻本,题“苏门啸侣(李玉)撰,龙子犹改定”。

(6)《人兽关》,二卷,有乾隆刻本,题“苏门啸侣撰,龙子犹订定”。

(7)《梦磊记》,二卷,有明末刻本,题“史磊撰,龙子犹改定”。

(8)《洒雪堂》,二卷,有明末刻本,题“梅孝已撰,龙子犹改订”。

(9)《新灌园》,二卷,有明刻本,题“张凤翼撰,龙子犹改定”。

(10)《洒家铺》,二卷,有明刻本,题“陆弼、钦虹江撰,龙子犹改定”。

(11)《女丈夫》,二卷,有明刻本,题“张凤翼、刘晋充撰,龙子犹改定”。

(12)《量江记》,二卷,有明刻本,题“余翘撰,龙子犹改定”。

(13)《精忠旗》，二卷，有明刻本，题“李梅实撰，龙子犹更定”。

(14)《邯郸梦》，二卷，有明刻本，题“汤显祖撰，冯梦龙重订”。

(15)《杀狗记》，二卷，有清刻本，题“徐晞撰，龙子犹重订”。

(16)《楚江情》，二卷，有明刻本，题“袁于令撰，龙子犹改定”。

(17)《一捧雪》，李玉原作，冯梦龙改订，今已不存。

(18)《双丸记》，史盘原作，冯梦龙改订，今已不存。

(19)《占花魁》，李玉原作，冯梦龙改订，今已不存。

俗曲、民歌有：

(1)《挂枝儿》，一卷，“童痴一弄”，为俗曲集，收四百三十五首。

(2)《山歌》，十卷，“童痴二弄”，民歌集，收三百八十三首。明弘光刻本。

(3)《黄莺儿》，一卷，四十首时曲，全为咏妓之作，明刻本。

(4)《吴依巧偶》，一卷，补遗一卷，为吴语对偶集，有明刻本。

(5)《黄山迷》，一卷，明弘光刻本，为谜语集，收字谜、天文、花木、鸟兽、文史、器用、人事七类，共七十七则。

其他杂著尚有：

(1)《折梅笺》，七卷，全名为“新刻注释雅俗使用折梅笺”，题“冯梦龙辑，余长庚订释”，明刻本。内容为书信、公函格式及例文。

(2)《牌经》，一卷；《马吊脚例》，一卷。有《说郭》续编本。

还有些著作，虽然还难讲是冯氏的作品，但冯梦龙却又浇灌过艺术心血，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李卓吾评水浒》之外，尚有：

(1)《文辞大尺牍》，二十六卷，有明刻本。为钟伯敬纂辑，冯梦龙订释。

(2)《燕都日记》，一卷，无名氏作品，冯氏加小记后刊印。

(3)《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二卷，为钟伯敬编辑，冯梦龙鉴定。

(4)《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有夏志传》，二卷，为钟伯敬撰，墨憨斋编定。

(5)《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有商志传》，四卷，钟伯敬撰，墨憨斋编定。

(6)《石点头》，十四回，天然痴叟撰，墨憨斋主人评定。

还有一些书籍，本与冯梦龙无关，但由于冯氏有文名，因而托名于他的也不少，可以辨明不是冯氏的著作有：

(1)《百炼真海烈妇传》，十二回，郑振铎氏以为冯著，但其中有记康熙初年徐州徐有量妻事，可证伪托。

(2)《列女传演义》，六卷，附图像一卷，题“东海犹龙子撰，西湖须眉客评”。实为清初人著作。

(3)《醒名花》，十六回，清初人著作。

(4)《二刻醒世恒言》，二十四卷，流行于雍正年间，有芾斋主人序。

(5)《千二笑》，其中第二笑有云：“说在明末时一个姓巫名杏”，可见为清人语气。

(6)《楚辞句解评林》。

纵观他的这些著述，有的属严肃的科考应用书，有的属个人的志趣之作，有的只是游戏文字，或者应书坊的要求，属稻粱之谋的手段。其中，正是那些不为时所重，寄托着冯梦龙的浓厚志趣和倾心而为的作品，特别是他花大力气搜罗、选辑、润色、改写、再创作的“三言”，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夺目的丰碑，冯梦龙借此终于达到了立言的境界。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讲“三言”。在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元曲都是集一代之盛的文体，到了明代，便是戏曲小说辉煌于文坛了，这自然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文环境相关，更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故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单以小说来说，到了明代，各体作品都是承先启后，蓬勃发展的，文言短篇的唐宋传奇，至此已有结集如《虞初志》，从变文沿袭下来的说唱体小说，除《三妙传》等单篇作品外，又有数种总集如《艳异编》、《广艳异编》、《燕居笔记》、《国色天香》、《剪灯新话》、《万锦情林》等，这都是总结性的辑集。长篇章回小说经过几代人的琢磨，可说已攀上了顶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号称明代的四大奇书，构成了明代小说创作的巍峨大厦，而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鬼怪

均异彩纷呈。小说也即话本、拟话本方面,《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之后便是冯梦龙的“三言”和继起的凌濛初的“二拍”了。这就是明代小说的大致状况。

学术界习惯地将冯梦龙的“三言”看作话本总集,而将凌濛初的“二拍”当作拟话本的代表作,这自然是有根据的结论。但是这也不过是从总的倾向而得出的结论,细究起来,问题可能复杂得多。经过众多学者的勾索,特别是在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二拍资料》出版以后,人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三言”中固然多有“宋元旧种”(凌濛初语),像《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古今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崔衙内白鹞招妖》、《计押番金鳊产祸》(《警世通言》)、《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醒世恒言》)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有的保留着说话人的口头说表痕迹,有的背景、人物、习惯、行文、地名、职官、制度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力地证明它们是先明的旧作。更明显的是,相当一部分作品,已为多位学者寻找到了来源,有的甚至是十分确切而又近似的著作。而在“二拍”中,这种情形就相对淡薄得多了,虽然作者也在仿照话本的形式编织与讲述故事,可那种作家独创性的成分还是让人一睹就能辨别出来的。

这是大致的情况,能不能由此而引出另一个结论:“三言”全部属宋元和明代流传的集体创作,而“二拍”则纯属个人独造。果真如此,那就大谬不然了。凌濛初在写作“二拍”时,明确交代是受了冯梦龙“三言”的启发并在书坊的怂恿下动笔的,且在取材上已经不像冯梦龙那样左右逢源、随手可得了,而是经过广泛发掘、拾遗检漏而进行重新创作的。因此而将“二拍”当作个人完成的创作是不会有疑问的。可因此而将冯梦龙的“三言”当作是简单的成品辑录、汇编,则离真实情况也甚为遥远。事实上,冯梦龙在“三言”的形成上也是花费了大量文学劳动的,这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其一是“三言”中存在冯氏的个人创作,有据可查的虽仅为《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可我们有理由推测当不止这一篇;其二,是“三言”中大量作品是经过冯氏的润饰、加工、改写的。这从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著上更可以显示出来,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

今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等作品上更能看出这种文学的创作,这只要将相关的资料拿来一对照,便可一目了然。《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来自宋懋登《九籀别集》中的《负情侬传》,两相比较,故事情节虽无大变,小说结构仍沿旧作,可是,形式变了,由类似传奇文,变成了话本小说,这包括:故事更为完整,有情节的叙述、人物的对白、心理的刻画,人物更为具象化,李甲的出身、行藏均有交代,鴛母的言语、行动均符合身份,人物增加了柳遇春、谢月朗、徐素素,即使“新安人”也不仅通过语言行动更显阴险油滑,且定名孙富,尤其是主人公杜十娘,更是将其饱经风尘而历练出来的凄苦、心智、追求与失望,十分透辟地表现了出来,塑造了这一动人的悲剧形象。对此,我们绝对不应该说冯氏仅仅是对旧作的简单改写,而否认他的再创作之功。

当然,这只是一百二十篇作品中的一例,并不能说“三言”全是冯氏的创作。不过,从标题的两两相对,到正文的改写加工,这其间所反映的冯梦龙进行的文学加工,我们是不能仅用辑集宋元旧作几个字所可能概括的。也因之说“三言”是话本集,也决不应否认文人的创作。至于“二拍”,那就更属凌濛初的独造了。

那么,冯梦龙为什么会有辑集、加工、改写、创作“三言”之举呢?署名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叙》中明言: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可见这动因是“贾人之请”,而辑集入选的原则则是“可以嘉惠里耳者”。很显然,市场的驱动是编集的契机,能否“嘉惠里耳者”,或者如可一居士的《醒世恒言叙》所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为旨归。而这恰恰从传统的代圣人立言,或者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转而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了。

至于“三言”的内容,则相当复杂,冯氏将通俗小说视作“六经国史之辅”(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叙》),而“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

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而“《大人》、《子虚》，曲终奏雅，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同上）小说的作用，足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讦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绿天傲主人《古今小说叙》）。

尽管以上各点为“三言”序言所取法、所侧重、所着力表现，是“三言”内容的主要方面，可是“三言”中却也不乏平民思想，甚或是市民思想因素，这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在这方面，首先就是市民，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妓女等等下层群众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文学的殿堂。还是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蒋兴哥和陈商是该故事中处于对立面的两个主要角色，这出人生悲喜剧就是由这两个小商人扮演的。陈商淫人之妻的丑行在先，故不但染病早亡，且又妻子平氏改嫁蒋兴哥，落得个家破人亡。而蒋兴哥失妻失宝在先，却又阴差阳错，不但珍珠衫失而复得，且历经波折，获妻得妾。尽管这出悲喜剧未脱善恶报应的旧套，情节上亦落入三姑六婆勾引良家妇女的窠臼，可对蒋、陈两人的描写刻画，却都笔下留情。陈商咎由自取，他的悲剧自不值得人们同情，可作者对他并没有作脸谱化、简单化的处理。先看外貌，他与兴哥竟是“年相若，貌相似，谈吐应对之间，彼此敬慕”，可见并不丑陋。他之所以与王三巧儿私通，可以看作被美色所迷；他之能够与王三巧儿私通，又全是薛婆的设计。至于后来的遭遇不幸，都不乏他对王三巧儿的痴情。这些处所，固然给予读者的感受是贬斥，却又让人感到情有可原。对于蒋兴哥，他是受害者，一个美满的小家庭，竟然在瞠然不觉中被撕得粉碎。可蒋兴哥是善良的，他不忘夫妻恩爱，在遣返妻子的时节却既给予妻子以相当财物，又保存了妻子的体面，而当妻子陷入困难时，他又不计前恨而搭救了妻子。在这个小商人的身上，体现了他的大度、宽容和善良，那种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贞操观念，似乎也被他抛弃了。

类似的显例我们自然还可以举出《卖油郎独占花魁》，王美与秦重的结合，绝不类杜十娘与李甲和玉堂春之与王三公子，那是富家公子与烟花妓女的热恋，所追求的是跳出苦海，身有所托，仍不失为

人上人的生活。可作为花魁娘子的莘瑶琴(王美娘)却是心高气傲,一个辛苦贩油的穷汉哪里在她眼里,不过生活教育了她,她遍尝了人世的辛酸,经历了上层社会诸如李学士、张山人、韩尚书公子、黄翰林衙内、齐太尉舍人、齐衙内、俞太尉,尤其是吴八公子等等的无情玩弄,一旦这个志诚的卖油郎给了她温暖,给了她安抚,给了她人间的真爱,在这个卖油郎的身边,她才寻找到了平静的港湾。于是她觉醒了,对着这个卖油郎倾吐了肺腑之言:“相处的虽多,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看起来去,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她于是圆了“真从良,乐从良,了从良的宿愿”。

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地位如何,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时期内阶级力量消长的表现。在“三言”中,属于市民阶层的这些人物一旦登场,便表达了他们特有的生活状况和价值观念,他们同样具有往时文学作品中忠臣良将、贤士美女的品格善行,同样具有那种人格美,同样是人性美的另一反映。而这,恰恰在“三言”中得到表现,这就是晚明的时代精神。

晚明的时代精神是靠晚明的人物反映,可晚明人物必然产生于晚明的社会经济生活。我们可以看看《醒世恒言》第十八卷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这是一篇在思想内容上未脱善恶相报的窠臼、情节安排上运用巧合手法的老套的作品,可那故事的背景——江南农村小镇震泽,那主人公赖以生存的手段——养蚕、织绸,那主人公所具有的思想观念——靠营运致富等方面,却给人以脱离旧式的农耕田园而进入一个较为现代的环境中了,而这也恰恰是“三言”中的特有价值而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我们不必参与讨论明代社会是否已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的争论,可我们却能够由此真切地感触到了这种经济的自由发展将无可阻挡地迈进一个与传统的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境界,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潮,反对的是封建制度尤其是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否定,要求个性解放、人格平等,其核心思想即是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在文学上的代表作是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

谈》、蒙田的《散文集》、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那么反观中国,到了明代的中后期,市民阶层固然并没有壮大到足以对抗封建阶级的箝制与束缚,不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也没有成熟到能够提出鲜明的理论主张,可我们也决不应忽视在当时条件下蓬勃滋生的市民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带给人们的深刻影响与变化,于是,在思想界便有了李贽的“童心说”,借以反对笼罩于思想界的假道学,汤显祖传男女真情的《牡丹亭》等剧作,公安派的文学主“性灵说”,到了冯梦龙主张“情教”,“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以及撰著“三言”,便是渠成之水,应有之举了。“三言”也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代表作所表现的,首先是对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腐朽道学以及在这一制度下所孳生的丑恶现象的大胆揭露和鞭挞,在这同时,则是努力挖掘、发现并歌颂人间美好的至性、善良和爱情,它昭示的同样在于:这个延续了若干世纪,并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间世,竟然存在着那么多黑暗、不合理,而新的闪烁着光明的恰恰是一向不被重视的市井俗人,他们同样具有善良、完美的人性,他们同样应该获得社会的承认,同样获得人间的幸福。这就是冯梦龙的“三言”所带给人们的启示。不过,社会的发展也像其他事物一样,总有迂回曲折,总有例外。清兵的人关,铁蹄践踏下的中土经济,毕竟被揉碎了,到底也没有能够沿着西方文艺复兴道路前进。于是,数百年后的我们再来谈论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市民阶层的发展前途,或在寻找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便显得有些迂腐和多余,但,当时市民阶层的抬头,市民经济的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发展,我们总怀有一种历史的遗憾,也因此,我们对于明代中后期的戏曲小说,特别是像“三言”中所反映的某些新因素也倍觉珍贵,它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所透露的一线光明。

魏同贤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 一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1)
第 二 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8)
第 三 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15)
第 四 卷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23)
第 五 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31)
第 六 卷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38)
第 七 卷	陈可常端阳仙化·····	(48)
第 八 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54)
第 九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62)
第 十 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71)
第 十 一 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76)
第 十 二 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94)
第 十 三 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100)
第 十 四 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109)
第 十 五 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117)
第 十 六 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131)
第 十 七 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138)
第 十 八 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146)
第 十 九 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	(153)
第 二 十 卷	计押番金鳊产祸·····	(161)
第 二 十 一 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170)
第 二 十 二 卷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182)
第 二 十 三 卷	乐小舍拚生觅偶·····	(195)
第 二 十 四 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202)
第 二 十 五 卷	桂员外途穷忏悔·····	(227)
第 二 十 六 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241)
第 二 十 七 卷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248)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254)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272)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278)
第三十一卷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286)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94)
第三十三卷	乔彦杰一妾破家·····	(305)
第三十四卷	玉娇鸾百年长恨·····	(315)
第三十五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328)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337)
第三十七卷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343)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352)
第三十九卷	福祿寿三星度世·····	(359)
第四十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366)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正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段，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回。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棹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

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